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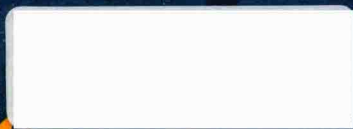
故事会®

故事会
珍藏本



STORIES

刀尖上 跳舞



悬念推理系列

Suspense Inference Series

上海故事会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上海文艺出版社



上海故事会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SHANGHAI STORIES CULTURS MEDIA Co., LTD

故事会

刀尖上 跳舞



上海故事会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上海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刀尖上跳舞 / 《故事会》编辑部编. — 上海 : 上海文艺出版社, 2017

(故事会·悬念推理系列)

ISBN 978-7-5321-6396-0

I. ①刀... II. ①故... III. ①故事—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8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138866号

书 名: 刀尖上跳舞

主 编: 夏一鸣

副 主 编: 吕 佳 朱 虹

责任编辑: 陶云韞 曹晴雯

发稿编辑: 吕 佳 朱 虹 姚自豪 丁娴瑶 陶云韞

王 琦 曹晴雯 刘雁君 赵媛佳 黄怡亲

装帧设计: 周艳梅

责任督印: 张 凯

出 版: 上海文艺出版社

出 品: 上海故事会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200020 上海市绍兴路74号 www.storychina.cn)

发 行: 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

印 刷: 上海中华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1092 1/32 印张8

版 次: 2017年7月第1版 2017年7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321-6396-0/I·5114

定 价: 25.00元

版权所有·不准翻印



上海故事会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出品 (00630) www.storychina.cn

上海故事会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所有图书可办理邮购, 免收邮费(挂号除外)

汇款地址: 上海市南绍兴路74号(200020); 收款人: 上海故事会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出版发行部
联系电话: 021-64338113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 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 T: 021-65376981

编者的话

一、中华民族自古以来便有讲故事的传统。五千年的文明绵延不断，五千年的故事口耳相传，故事成为中华民族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

二、创刊于1963年的《故事会》杂志是一本以发表当代故事为主的通俗性文学读物。50多年来，这本杂志得风气之先，发表了一大批脍炙人口的优秀作品，许多作品一经发表便不胫而走、踏石留印，故而又中国当代故事“简写本”之称。

三、50多年来，这本杂志眼睛向下、情趣向上，传达的是中华民族最核心、最基本的价值观。

四、为了让读者在最短的时间内阅读最大面积的精品力作，《故事会》编辑部特组织出版《故事会·悬念推理系列》丛书。

五、丛书分为如下八本故事集：《百慕大航班》、《刀尖上跳舞》、《非常推理》、《交换杀人》、《蔷薇花案件》、《死亡游戏》、《一只绣花鞋》、《致命三分钟》。

六、古人云：登东山而小鲁，登泰山而小天下。对于喜欢故事的读者来说，本丛书的创意编辑将带来超凡脱俗的阅读体验。

《故事会》编辑部

目录

Contents

危情·疑案

白色冷藏车	02
刀尖上跳舞	09
隐蔽战线的人	17
皮包游戏	21
奇妙少女	26
谁是卧底	34

神探·谜案

象棋玄机	53
顺蔓审瓜	59
雾中密谋	65
北上快车谋杀案	76
失踪的红豆杉	84
业余侦探	89
上钩	96
儿时的凶器	100
意外保险的秘密	103

目录

Contents

密谋·奇案

寻玉追凶	111
瑞府朱虱案	117
打狗挖坟	124
告密者	132
猎人	135
美丽的陷阱	142
雷登荷尔街之谜	151
奇怪的征婚启事	156
梅园生死劫	16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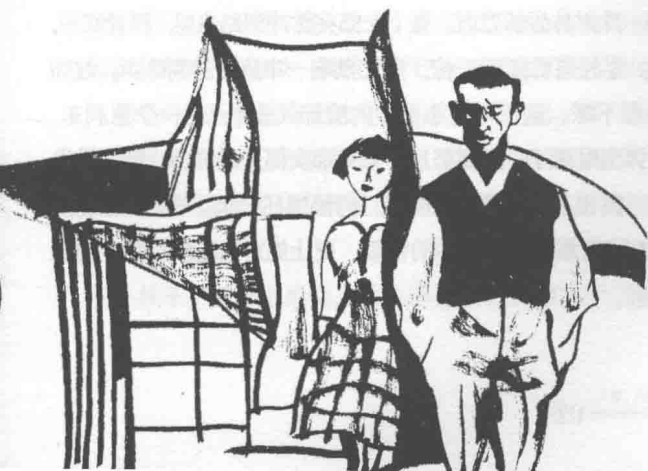
铁证·悬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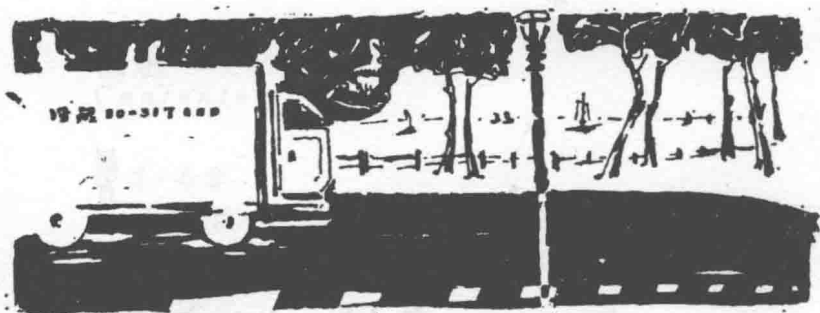
偶数	210
天网无形	219
竞选背后的阴谋	227
电话那头的凶案	233
死者的叫声	236
空药瓶	244

疑点，是破绽，也是线索。破解疑点，是侦探与案犯之间的智慧游戏。

危情·疑案

w e i q i n g y i a n





白色冷藏车

盛夏的一天下午，安城的沿江公路上，奔驰着一辆非常醒目的白色冷藏车。把着方向盘的是一个个子高高的年轻人，他身穿短袖印字汗衫，鼻梁上架着一副茶色蛤蟆镜，他似乎存心和这车子怄气，不停地猛踩油门，把车速推到最高档。车子就像飞起来似的，直向安城码头呼啸冲去。

车子开到一片树林旁转弯时，有个女郎突然冲到路当中，挥着双手，想要拦下车子。年轻司机猛地一惊，急忙揪响一串急促的喇叭声，谁知那个女郎却不理不睬。这下可把小伙子的嘴都气歪了，他一个急刹车，摘下蛤蟆镜，弹出眼珠子，刚要怒斥，只见那女郎一个转身，披肩秀发随之一个飘旋，露出了一张秀丽的脸蛋，向他嫣然一笑。啊！多漂亮的姑娘！特别是她胸前那枚名牌大学的校徽，更让他肃然起敬，刚才的怒火顿时烟消云散。

这时，那女郎文静大方地上前问道：“师傅，对不起。请问您的车去哪儿？”

“码头。”

“那太好啦！顺路！可以让我搭一下车吗？”

“可以，可以。”小伙子一边连连点头，一边打开车门。

那女郎一上车，就自我介绍说：“我叫张丽华，趁暑假到安城来旅游的。这儿的海滩风光实在太美、太富有诗意啦，真叫人留连忘返哪！”

年轻司机没有搭腔，但看得出来，身旁坐了一个漂亮的姑娘，似乎给他增添了无穷力量。他挺起胸脯，瞥了姑娘一眼，猛踏油门，启动车子，一溜烟地向码头驰去。

开着开着，小伙子越来越感到心神荡漾起来。原来，坐在他身边的姑娘，不仅把裙子撩起来，露出了白嫩的大腿，而且还把自己的身子紧紧地贴在小伙子身上，一股沁人的香气直往他鼻子里灌。他心里不由一阵发慌：难道这就是现代大学生所追求的开放自由？小伙子正猜想着，忽然又感到自己的大腿上面，好像有千万只蚂蚁在乱爬。他斜目一瞟，原来是女郎那纤细的小手搭在自己的大腿上。

他正在左右为难的时候，突然发现前面有个深坑，他连忙一摆方向盘，车子猛地一歪，“砰”一声，毫无思想准备的女郎被车速惯性一甩，身体倒向车门。惊骇中，那只小手已死死抓住了座位前的栏杆。

年轻司机赶忙结结巴巴向她道歉：“对不起，有一个深坑。”

女郎嗔怒地瞪了年轻司机一眼，摸了摸被撞的脑壳，但很快又绽开了笑容，娇滴滴地对年轻司机说：“你太像一个电影明星了！我们交个朋友吧！你叫啥名字？”

小伙子不禁喜上眉尖，激动得连声音都颤抖了：“我叫李厦，在海

滨浴场开车。”

女郎顿时神采飞扬，她拉开小拎包，从里面摸出几粒奶糖：“来，让我们的友谊有个甜蜜的开端。”说罢，翘着两个纤细玉指，剥好一粒奶糖，含情脉脉地送到小伙子的嘴边。

小伙子受宠若惊，连忙张开嘴，甜丝丝地含住了那粒糖。

“这是上海糖，还甜吧？”此时此刻，女郎好像真成了正在深爱着李厦的恋人，紧紧靠在他的身上。

李厦使劲嚼着口中的奶糖，傻乎乎地笑道：“甜，真甜。”

说话间，前面出现一片小树林。女郎突然摇摇李厦的胳膊：“小李，停停车。”

“干啥呀？”李厦一边问，一边停住车子。

女郎扭着腰肢，羞答答地说：“我要小解。”说着打开车门跳了下去，径直向小树林跑去。小伙子目不转睛地瞧着姑娘苗条的身影在树林里慢慢消失。

过了十几分钟，那女郎才急匆匆地从小树林里走了出来，登上驾驶室。她见李厦耷拉着脑袋伏在方向盘上，迟疑了一下，接着用手一推，李厦竟像一摊烂泥歪向一边。一丝冷笑浮上了她的脸盘，那张秀美的脸，顿时充满了奸诈。原来这个女人既不是什么名牌大学的学生，也不叫张丽华，而是窜来安城大肆进行犯罪活动的走私集团的骨干分子冯妹。

这时，她迫不急待地朝窗外招了招手，一个穿花格衬衫的中年男子连奔带跑奔了上来。

“怎么样，这是一块烈性麻醉糖，最少持效五小时。”冯妹狡黠地说着。

那男子也不搭腔，赶忙摸摸李厦的腰部、大腿，又使劲把李厦搬

移到旁边的座位上。冯妹冷笑道：“我早摸过了，这毛小子没家伙。”接着她又诧异地问，“不把他扔下去？”

“扔下去被人发现，不就糟了！我们反正是借车么。”那男子说完，一边踩足了油门，一边笑着说，“小妞，真有你的！”

“这样的毛小子，不要说是一个，就是一打，我也照样能花倒他们！”冯妹说着，得意洋洋地点燃一支烟，向那个中年男子的脸上喷了一口。

那男子嬉皮笑脸，一手握着方向盘，一手在冯妹胸脯上抓了一把，两人同时发出了淫荡的笑声。车子一阵颠簸后，便停在一片荒芜的海滩边。

这时，一个肥头大耳、五十开外的胖子，挪着臃肿的身子，摇摇摆摆地向车子走来。

“尤老板，车来啦。”

“好！阿牛、冯妹，这一手漂亮！”

说话间，阿牛和冯妹先后跳下车。尤老板一摇二摆地登上驾驶室，盯着李厦看了一会儿，又慢慢地托起他的下巴注视着。突然，他贼眼一转，用一双肉墩墩的大手抓住李厦的手腕，猛地一掐，李厦的身子便软绵绵地朝一边歪了过去。尤老板见李厦没有丝毫反应，才放心地一挥挥手，说：“装！”

接着，他们朝海滩旁一座孤零零的破旧小棚屋走去。不一会儿，他们陆续抬着木箱，走了出来，把木箱装上车。尤老板压低嗓门关照阿牛：“你开飞车，十五分钟赶到黄老板那里。”

阿牛一声答应，和冯妹又爬上了驾驶室。车子开动后，冯妹搂着阿牛嗲声嗲气地问：“刚才尤老板和你嘀咕些啥呀？”

“噢，他说公安局发现咱们啦！”

“那怎么办？”

“尤老板自有妙计，这趟货脱手后，咱们来个远走高飞，让他们到海里去找人吧！”说完发出一阵狂笑。

车子开得飞快，一阵七弯八拐后，终于在一片阴森森的树林里停下了。尤老板从后面过来，冲着驾驶室吆喝道：“快！都到后边车厢里搬货，抓紧时间，十分钟完事。”一听吩咐，歹徒们都急匆匆地向车后跑去。

这时，驾驶室里只剩下李厦一个人了。他慢慢睁开眼睛，屏声息气，稍稍活动了一下酸痛的筋骨，一个猫腰，“唰”地跳下驾驶室，翻身滚进车肚下面。

呃！李厦不是被麻醉药麻晕过去了吗？其实李厦不但没有被麻醉，而且清醒得很。原来，当冒充大学生的冯妹上车后，她那副轻佻样子和有意挑逗的举动，早使李厦既厌又疑，于是他便假装痴呆，伺机行事。当她殷勤地往他嘴里送糖块时，他顿时警觉起来，赶紧把糖压在舌根底下，却装作吃得很香。当冯妹下车“小解”，扭着身子消失在树林里时，他迅速从口里吐出奶糖，掰开一看，不觉大吃一惊：奶糖里有一些灰黑色的细微粉末，这是一粒烈性麻醉糖！李厦脑海里立即闪出一串疑问：这女人是什么人？她到底想干什么？他决定摸清她的底细，于是将计就计，演了上面的一出戏。要不是靠平时练得的功夫，先前那一招，非露馅儿不可。

那么，李厦到底是什么人呢？其实他不是海滨浴场的司机，而是公安局的刑侦员。前不久，安城市公安局发现一个走私集团窜来本市的蛛丝马迹。今天中午，他正在海滨浴场侦察时，局里临时又交给他一个任务，叫他把刚运到码头上的一批新式侦察检验设备拉回局里。因为没车子，李厦就向浴场借了一辆闲置的冷藏车，急急忙忙往码头开去，谁知

车到中途，却碰上了冯妹。

当李厦被阿牛推到一旁，他便一边装作昏睡的模样，一边竖起耳朵，注意着四周的动静。听了他们的对话，李厦又喜又忧：喜的是无意中竟碰上了自己苦苦寻找的走私集团；忧的是自己单身一人，又没带枪，怎么制服这批罪犯？

这时，李厦借着车身的掩护，慢慢爬到了后厢门底下。从那微闭的车门里，传出了尤老板的公鸭嗓：“这趟货一脱手，大家连夜离开安城，跑得越远越好，然后再听候我的指令。”

一听这话，李厦恨不得生出三头六臂，把这些歹徒一网打尽。他正紧张地想着怎么办时，突然看到车厢门上的那根大铁闩，他眼睛顿时一亮，立即想出一个绝妙的主意来。这个铁闩足有八分粗，没有万斤力量是难以把它扭歪的，只要把门闩起，就可瓮中捉鳖。这时，只见他纵身一跃，“哐”一声巨响，那车厢的铁门被死死地碰上了。接着，他以飞快的动作把那根大铁闩紧紧地扣上，霎时，车厢里变成了一个密不透风的闷罐子。

正在里面忙碌的歹徒们先是一惊，接着明白发生了什么。黑暗中，气急败坏的尤老板从腰间拔出小手枪，吼着公鸭嗓：“快，快给我砸门！”

李厦一阵风地跳上了驾驶室，踩足油门，“噌”一下，冷藏车像离弦之箭一般朝市内驰去。关在车厢里的七个歹徒，又蹦又跳，又砸又摇，又吼又叫，又吵又闹，像一群无头苍蝇。

“再不开门，我就开枪了！”尤老板声嘶力竭地吼道。

接着，“砰砰”几声枪响，子弹在车厢里开了花。听到枪声，李厦淡淡一笑：“怪热的，给你们降降温吧！”说着，用力摁下了操纵盘上那只启动冷冻机的白色按钮。

一阵声响后，仅仅几分钟，温度指示表的指针就指在了“零”上。没过多久，后边车厢里的嘈杂声越来越弱了……

车到公安局，李厦他们打开车门一看，只见这些短裤薄衫的歹徒们，一个个冻得瑟瑟发抖，活像冰箱里的赤膊鸡，青里透紫。

(王根龙)

(题图：章立)



刀尖上跳舞

记者铁汉的文笔非常犀利，在圈里素有“铁笔”之称。这天，他正伏案赶写一篇稿子，主编匆匆走进来，交给他一项重要任务。

啥任务？铁汉所在的城市位于西南边陲靠近缅甸金三角一带，大小毒贩常常云集于此。按说现在贩毒吸毒也不是什么稀罕事，可奇怪的是警方缉毒稽查这么严，毒贩们到底是怎么进行毒品交易的呢？铁汉的任务就是配合警方深入贩毒集团内部，挖出贩毒集团偷运毒品的内幕，然后写出一篇有分量的报道。

主编把这个任务交给铁汉是有缘由的。铁汉在十多年的记者生涯中，曾扮成乞丐深入丐帮达半年之久，曾只身打入非法传销队伍内部，回来之后用手中的铁笔写下了数万字的长篇通讯报道，戳穿丐帮内部的重重

黑幕，揭露非法传销的骗人伎俩，在社会上引起了巨大的反响。警方也正是因为看中了这一点，所以想与报社合作，联手作战。

但铁汉领了任务却犯了愁。为啥？丐帮好找，传销好进，可贩毒团伙却诡秘异常，上哪儿去找？主编似乎看透了铁汉的心事，说：“你何不去找找老广东？”

主编一句话无疑是提醒了铁汉，他立马有了主意。说起这个老广东，他曾是丐帮的帮主，是个毒瘾奇大的瘾君子，丐帮取缔后，铁汉考虑到老广东的孤苦身世，积极联系戒毒所帮他戒毒，后来又东奔西走帮他找了一个门卫的差事，还时不时地去看看他。老广东过去长年吸毒，和毒贩混得烂熟，从他那里肯定可以找到线索。

铁汉开门见山，请老广东帮助联系毒贩，老广东极不情愿，因为毒犯个个是把脑袋掖在裤腰带上的主，亡命徒呀，要是他们知道是自己把记者引了来，还不把自己给零拆活卸了？但碍于铁汉有恩于自己，思忖良久，老广东终于决定豁出去了，他对铁汉说：“好吧，我就提着脑袋帮你一回，不过你可千万不能露出破绽，否则咱俩脑袋都得搬家。”

当晚后半夜，老广东就带着铁汉转大街拐小巷，最后来到一个黝黑的巷口，老广东幽灵一般闪了进去，铁汉也紧跟了进去。摸黑走了一段路，老广东压低声音说：“到了！”他掀开脚旁一个下水道的窰井盖，推了铁汉一把：“快下去！”随后自己也紧跟着跳了下去。

两人下到井里，老广东似乎早有准备，掏出备好的手电筒引路。下了竖巷便是横巷，刚刚走出几米，铁汉差点儿惊奇地叫出声来。咋回事？原来井下面另有一番天地：横巷足有一人多高，两人宽，到处是纵横交错的管子。选择这样的地方做交易，真是又安全又隐秘，毒贩子的眼光真不赖呀！

在巷道里走了一段路，老广东停了下来，掏出一支烟，把它点燃了，不大工夫，巷道里就隐隐传来脚步声，但远远地不肯靠过来。此时，就见老广东把手里点燃的烟卷在空中顺时针方向划了三个圈，又逆时针方向划了三个圈，远处的脚步声这才又重新响了起来，越走越近。

来人精瘦精瘦，老广东一看就认识，这人外号叫“黑泥鳅”。黑泥鳅见老广东领来一个生面客，扭头就走。老广东急忙拽住他，指着铁汉说：“你别小看人家。这可是个大主顾，我的生死哥们儿，放心吧，翻不了船！”

见老广东这样介绍，黑泥鳅停了下来，不过那双贼眼始终上下打量着铁汉。看着看着，黑泥鳅突然朝铁汉挥拳打了过来，那拳头结结实实地砸在铁汉胸口上。铁汉趑趄趑趄倒退了好几步。

黑泥鳅哈哈大笑，双手一抱拳：“得罪得罪，看来你真不是‘雷子’，一点躲闪的功夫也没有。”铁汉这才明白：黑泥鳅怕自己是警察呢！

消除了戒心，黑泥鳅单刀直入问铁汉：“你要多少？”

铁汉并不正面回答，反问他道：“你有多少？”

黑泥鳅瞥了他一眼：“胃口不小啊，多少你都能吞下？”

铁汉故作漫不经心的样子说：“咱都是江湖上混的人，不打诳语。我要这个数。”说着，他伸出两个手指。

“二十克？”黑泥鳅惊喜地问。

铁汉摇摇头。

“二百克？”黑泥鳅的眼睛瞪出来了。

铁汉还是摇头。

“你要两千克？”黑泥鳅惊讶得叫出了声。

铁汉这回才点了点头。